



歲在乙卯丙辰之間齊魯阻饑
人相殘食



聖天子軫念東土盡焉傷心發問
金二十五萬輸臨德粟十六萬
特

遣侍御過公卿

命賑恤煦燠多方不啻拯焚拯溺也者誠曠代之殊恩哉入夏雨浹賑事告竣予遺漸有起色於是賑院咨郡邑察利病將以入奏於

朝邑侯因是詢及鄉紳嚴方卧病里居目擊災厄甚晰乃得以藹蕘之言進中間分別菑民苦楚拯揀恩波善後事宜三項遵來檄也深媿樸楸無能模寫萬一上達民隱顧桑梓關情蛙鳴蟬噪誠有不獲自禁者嗚呼使異

時東土士民毋忘今日薦之左之
非常

清朝恩波之浩蕩將益堅其忠

君報

國之心使與時東土有司常思凶
荒猝至之可虞虞度儲蓄之當

早將汲汲乎爲未雨衣袂之圖

矣草莽野人竊用蒿目腐心云

萬曆丙辰六月六日石隱居士

畢自嚴書

苗稷窳議

共十四則

苗民苦楚

四則

苗荒異常

天苗流行何地茂有而齊魯之凶荒則非常
一大劫數也先是甲寅之秋早魃爲虐穀豆
所入業極微鮮暨於乙卯之春頗霑雨澤民
方播種穀苗殫力胼胝以期有秋而入夏則
大旱矣蘊隆蟲蟲數月不雨入秋之後穀苗
盡稿始降霖霖民又高價購求黃黑菘豆蕎

麥等種竭力佈殖冀資藿食而無何則又旱
矣加以蝗蝻遍野青草不留農圃蕩然傭賃
束手民間之益藏盡費於耘耔而田疇之收
獲莫償乎顆粒環視六郡比壤一轍山谷險
巖舟楫難通旣移民移粟之維艱實一死一
生之可懼延至今茲餘禍未殄春來依舊亢
暘二麥又復無秋詢之父老僉稱數百年來
無此菑荒齊魯之民未知所稅駕也

人類吞食

東省自菑荒以來粟價騰踊斗粟千錢齊民
素鮮蓄積比屋莫必其命菜色載道行乞靡
憐於是鬻衣袴鬻釜爨鬻器物門牕盡室傾
儲曾不足充數口之一飽繼而咽糠粃咽樹
皮咽草束豆箕犬豕棄餘咸足以供生靈之
一食乃有散而之四方者乃有立而俟其死
者親族掉臂埋掩無人或僵而置之路隅或
委而擲之溝壑鴟鳥啄之狼犬飼之而饑民
亦且操刃執筐以隨其後攜歸烹飪視爲故

常已而死屍立盡饑腹難持則又不憚計戕生人以恣屬厭甚至有父子兄弟夫婦相吞啖者狐兔之念藐然骨肉之情絕矣其事發而寘於理者若而人恬不知恠有謂人肉鹹而難食食多困憊必馴至於死者有謂五臟腦髓味甘脆勝肢體食之可得不死者忠異比于盡作剖心之客虐非帝昶或爲禦窮之具傷哉東民一至此乎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骨肉星散

夫父子相倚兄弟相聚夫婦相守人道之常也而饑饉之年則不能矣東省自去秋以來已有棄墳墓遠親戚去昆季而之異鄉者嗣因饗食莫繼淪胥堪憂諺云添糧不敵減口又云賣一口救十口乃始鬻婦若女子貲財稍裕之家爲婢爲妾其價甚廉往往一婦女之直不足供壯夫數日之餐然猶未離故土也久而四方聞風射利者衆漸直中州之豪

咸來興販東省青衿市猾亦多結黨轉鬻蝥
而致之四方價直視昔稍贏婦女一揮不返
骨肉拋棄知覲面以何年休戚誰關墮煙花
而莫問傷風敗俗於茲極矣此輩號爲販稍
又有短稍者出要之中途劫其婦女不假資
本坐規重利近聞淮徐夏鎮地方甚有誤認
流移家口以爲販稍之徒剽奪淫污遠賣異
境無端割離號天莫應者矣乃又有鬻及童
子者馬前追逐若驅犬羊力憊不前鞭箠立

斃彼蒼者天胡使東民天札蕩析至此極也

饑民思亂

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齊魯之民自罹菑荒
以來糠粃已盡樹皮無存百室之市頓成丘
虛千家之村杳絕煙火以故饑民聚族而謀
曰等死耳與其坐而待亡不若揭竿而起劫
掠升斗猶可以活旦夕之命粵自客夏業有
以祈雨打旱魃爲名乘機而行攘寇者此後
萑苻肆起強竊蔓延愍不畏法日一日故

益都有鐵山之盜安丘有崇山之盜泰安有
徂徠山之盜動皆千百成羣嘯聚爲姦致煩
官兵勦捕乃始捕滅其他夜聚曉散焚廬採
囊者至不可勝紀小民或隱忍不報或報而
莫得其主名或得而瘦死於鞫訊監司之爰
贖不勝題也州縣之囹圄不勝羈也稍縱之
則幾於誨奸盡誅之又似於干和假令此曹
家有擔石之儲豈肯甘心走死地如鶩若此
曾子所稱得情勿喜者儻在斯乎近日

欽賑載頒蒼赤見德各已回心易慮屏跡潢池此
後再遇年穀順成可無慮盜矣

拯救恩波

四則

饘粥哺衆

東民之餓至去冬極矣兼以朔風凜冽鶉衣
百結奄奄一息不絕如綫其視饘粥一盂如
浙玉炊金之不可希冀幸蒙

聖天子軫念諸憲臺申飭賢邑侯奉行惟謹量村
落遠近每數里許輒立一廠棋布星列擇殷

實居民董司其事本縣親擇老幼尪羸者人給一票驗票食粥日每二次枵腹小民藉以充腸糊口寬然有餘亦有提挈歸來糝以糠菜以救一家數口之命者一時歡聲雷動咸慶更生如涸轍之鮒而微升斗之水以相濡沫靡不沾沾愉快本縣仍不時循行阡陌稽覈粥廠獎其用命者而朴其不如格者自十月十五日起至四月十五日乃止一時啼饑號寒之民胥爲含哺鼓腹之民此一舉也所

救民命奚啻億萬

金粟調貧

本縣饑民除極貧者得食粥外其餘少壯而無田者爲次貧田僅十畝以下者又次之家徒四壁甑欲生塵是不可遍爲粥也亦何忍坐爲視也本縣計倉庫之所搜括與勸借之所輸納繼以

欽賑之所領發共計得粟若干斛銀若干兩錢若干緡在隆冬時卽給發二次初春又給發一

次最後又開領

欽賑一次預爲期會及期而不爽晷刻詳爲秤量如數而不減分毫應名必係正身務釐頂冒之弊呼集必在近地俾免跋涉之苦凡此次貧之民家中稍有些須活計者加以金粟接濟便可羹藜飯糗不爲流移亦免餓莩此真聖明浩蕩之恩波也異時

國家版籍得不大至彫耗者則調貸之力居多云
加惠寒士

士職誦讀不兢刀錐士惜廉隅何堪饑饉顧塾黨廢學旣難以筆舌代耕稼炊爨無煙誰能以詩書療餓腹坐使菁莪之彥士空吟萇楚之苦詞本縣仰承

德意竊用痛心移文該學廣文悉心咨訪分別極次二項斟酌停妥本以

欽賑之所領發繼以學道之所捐濟而又加以諸薦紳之所義助悉送該學當堂給領包封惟確視饑民之數殆倍蓰焉八口相依卽數月

之間可無憂矣從此豪傑之壯志不爲凍餒
所銷霄漢之鴻圖或以困衡愈奮其於
國家崇重黌較之意豈曰小補之哉

收養穉子

屬毛離裡從來骨肉關情生離死別自是蒼
黔隱痛無禁勢處萬艱情難兩顧有因家口
煩夥而不能養贍者有欲顧而之他而患其
贅旒者有父死母嫁而不便攜帶者有父母
俱亡而無人顧復者往往數齡小兒輕棄道

傍窮途哀號誰非盡人之子怙恃靡依便是
鬼門之客本縣車轍所至加意軫存仍飭坊
甲不時具報遇有此輩亟爲收置養濟院中
計日授粟至於鄉紳士民間風兢勸咸懷惻
隱思孺子入井之無辜知種德福田之非遠
收養亦有數家全活殆以百計茲又仰體

熙朝幼幼之政而曲爲之所者也

善後事宜 六則

招集流離

東土大荒之後離鄉背井實繁有徒彼其回
首故園豈無動念惟是長途之資斧莫辦回
家之貧窶依然此其所以徘徊觀望甘爲泛
萍浮梗而不歸也若得

聖明軫念申諭淮徐北直附近地方責令有司查
審與以起脚印票并給路費三分經過州縣
如數給發回籍之後查照應得賑銀頒領復
業庶幾勞來還定卽次獲安中澤不遙羨於
飛鴻河澣不興嗟於葛藟矣倘使瑣尾流離

之衆咸爲東臯南畝之民豈非撫綏盛事哉
至於溝瀆枯骨道左遺骸觸目酸鼻迎眸雪
涕尤當督令州縣亟爲掩骼埋胔庶不上干
天和下滋怨讟斯皆菑荒後之首務也

給散牛種

頃者大賚所頒多是有丁無田之人次則僅
田十畝以下者耳賑救之法不得不然閭閻
之間頗有異議蓋謂菑荒酷烈惟有地者受
累獨深他時年穀豐登亦惟有地者輸將最

苦且死者死矣徙者徙矣此輩幸逭鬼錄尚
繫版籍奈何獨斬而遺之乎辰下牛種不敷
西疇告蕪請自田五十畝以下者每名各給
牛種銀五錢以爲深耕易耨之資借謂
欽賑已盡而有新例開納之銀粟在酌量分派亦
可供億而不稱匱此外再查無主荒田出給
帖文責令戶頭族長及時開墾以便補納卽
令流移歸來亦須計日遠近量酌所費將見
澤有均霑地無遺利而異日之

國課端必賴之矣

緩徵逋賦

東民賴

皇恩普賑兼以麥收芟須庶幾微有生機矣此時
顛望秋成大熟然後無死之心有生之樂查
得歷年錢糧在四十三年者已經部覆蠲免
其餘帶徵錢糧亦須俟四十五年後方可開
徵筭斃小民喘息既定瘡痍漸起自堅報
國之心何惜維正之供不者藜藿未充安問租

稅皮骨柴立何富敲朴有趣之逃耳死耳雖
司農告匱九邊之庚癸時聞帑藏如洗郡邑
之經費不貲倡言緩徵似覺不情第
國家不惜數十萬銀米以徵菑黎豈其爲德不
卒而終投之水火陷溺之中哉竊於當塗有
奢望焉

禁戢興販

今東省之婦女販入他省直者不啻以百萬
計矣昔越人當會稽之役必十年生聚十年
教訓然後可以爲國今東省大荒教訓誠無
暇及至於婦女販盡則并其生聚之人而已
殫矣豈

祖宗二百餘年以來肩臂之邦可一旦任其凋敝
靡有孑遺而後已乎况今之興販非盡貧窶
求生者流大都皆溫裕之家嗜利蔑法誠有
如淮撫近日所論列者且也販稍短稍咸糾
多人持械當前儼若敵國釀亂階禍端必由
之太平景象當不其然似宜大張明示從今

禁止但有犯者從重治罪縱令真正不能存
活亦須鬻於土著之民終是東省婦女終爲
東省生聚數十年後卽無肩摩轂擊之舊或
有添丁孕月之蕃亦休養生息之長計也若
曰姑聽民便是見止眉睫非所稱長慮却顧
者矣

恢復社倉

菑荒之後宜議儲蓄古人三年耕餘一年之
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顧輓近之世而欲責

民自爲儲蓄或難言之其要莫若復社倉蓋
東省原有社倉名爲保赤係新吾呂公旬宣
歷下時所創春散秋歛加二出息但人煙輻
輳去處不拘公館寺觀皆可貯頓責令鄉約
董之本穀不知幾許後遂增息每約至數百
石閭閻小民賴藉良多後因河工緊急盡令
糶價解用於是一掃爲空而民間之緩急無
所恃矣近有截留漕糧與民平糶之說政恐
時入秋月緩不及事若得早至散於各鄉菑

民俟秋收時令其加二出息收入社倉俾爲
穀本以復舊制而垂永利平糶價值別爲設
處聽解再遇凶荒之年先儘社倉後及預備
等倉互相接濟決不至僵仆遍野流移載道
矣芳規在前覆轍可鑒是在當事者加之意
耳

穿渠灌田

古昔聖王之事豈無水旱之菑惟溝洫政行
則蓄洩有備卽今秦晉之間率多濬井穿渠

以資灌溉雖遇大旱尚可薄收猶有古三代
遺意至於東省則胥待命於天一遇焚如之
菑卽索之枯魚之肆矣獨不思鑿井引水爲
力雖艱然一家竭蹶亦可以灌數畝之田家
家灌溉是人人有數畝常稔之田也民生利
賴豈淺鮮哉今宜曉諭東民倣照秦晉規模
壅水灌田雨則亭毒司權旱則結榘資潤務
俾豐凶不病民以永存亦思患預防之道也

江和堂

夕言

圖書



